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流亡的天使

毛芦芦 / 著

MAOLULU ZHU

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岁月 一曲哀婉悲情的人间离歌
一场颠沛流离的迁徙之旅 一条慷慨无畏的救亡之路
在硝烟弥漫、骨肉飘零的乱世，他们用读书声对抗隆隆的炮火，
在流亡求学的道路上，他们不惧艰险，共赴国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流亡的天使

毛芦芦 / 著
MAOLULU ZHU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亡的天使/毛芦芦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42-8837-1

I. ①流… II. ①毛…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9197 号

流亡的天使

毛芦芦/著

责任编辑 徐 洁

美术编辑 周翔飞

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姬江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网址: www.zjsecb.com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5.875 彩页 2

字数 103000

印数 1—8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8837-1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 一 香蒲洗衣 1
- 二 樟树落叶 10
- 三 新班主任 21
- 四 老汉卖“知” 30
- 五 大同去世 43
- 六 祸不单行 57
- 七 准备迁校 70
- 八 学校搬家 80
- 九 棋山学武 92
- 十 去磨豆腐 104
- 十一 施姨受伤 113
- 十二 为树献身 125
- 十三 同仇敌忾 138
- 十四 积极备战 152
- 十五 亲人罹难 164
- 十六 天使再流亡 178

一 香蒲洗衣

身后有一树桃花，面前也有一树桃花。

小香蒲想把手里的衣服抖进水里，却怕把水中桃花的影子揉碎，所以就那么踌躇地蹲在岸边，看着摇摇晃晃的水波，看着碧蓝的湖水静静抱着的那一怀红花绿叶的影子，微微发起呆来……

过了年，小香蒲已经十四岁了，已经到了多愁善感的年纪，她常常会这样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之中。

突然，“唰唰唰……”从她头顶飞下一片青色的碎瓦，它在水面上一连画出八朵水花，这才轻轻沉入水中。

“哇！漂了八下呀！”小香蒲被那串漂亮的水花惊醒了，她一边感叹，一边回头去看那个打水漂的人。

“香香！”打水漂那人旁边有个高个子在唤她。

可是，小香蒲没有听见高个子的呼唤，也没有看见高个子那一脸亲热的微笑。



好奇怪，她的耳朵好像突然聋了，眼也好像突然瞎了，只有一颗心，还亮着，唯独照见了那个打水漂的人手里捏着的另一片青瓦，还有他的那双眼睛。

好奇怪，那眼睛，明明没有多大，小香蒲却感觉它们像世上最清的湖水，一下子就把她的影子拽进了它的怀中。

“香香，香香！”高个子见小香蒲怔怔的，长腿儿一跨，一下子越过三级石阶，跳到洗衣埠头上，拍了拍小香蒲的肩膀，说，“连洗衣服脑子也开小差啊！”

小香蒲这才把视线转向高个子，窘红了脸，轻轻唤了声：“叔叔……”

“这是陆波，学校新聘的老师。”高个子指着岸上那个打水漂的人说，“我先带他去校园里转一转，今天中午我要为他接风，就不回家吃饭啦！请帮我转告一下嫂子。”

高个子说完，长腿儿一蹬，一下子又蹿回岸上去了：“陆波，这是我侄女秦香蒲，也是咱们信安中学的学生。”

“秦香蒲好！”陆波和小香蒲打招呼，笑眼儿里轻轻跳荡着一抹柔波。那波光，明净中带点俏皮，灵动中捎点散漫，还夹杂着一点点女孩子似的妩媚，在三月清风的传送下，漾进小香蒲的心湖，一下子就扩散成了一圈圈平息不去的涟漪。

没办法，那涟漪拍击着小香蒲，害得小香蒲又身不由己地犯起迷怔来了。

“香香，快喊陆老师啊！人家在向你问好呢！”叔叔在岸上冲她直跺脚。

“好，陆……陆老师好。”小香蒲总算结结巴巴地跟陆波打了声招呼，不过，她抓在手中的那件湿漉漉的蓝布衣，却被她自己的羞赧撞落了，“啪嗒”一声掉在洗衣石旁的水中，逼得她只好手忙脚乱地去捞衣服。

“哈哈，你看我这侄女儿，像不像个马大哈？”叔叔见小香蒲那副急惶惶的笨模样，忍不住大笑。

“哪里呀！我看这小姑娘好得很啊，素朴沉静，很是大气。”陆波笑着反驳叔叔。

“大气？好，好，这评价有意思。”叔叔怜爱地看了小香蒲一眼，笑着转身对陆波说，“咱们走吧，教导主任正等着呢！”

“好嘞，校长！”陆波一边答应，一边却冲小香蒲眨眨眼睛，一侧身一甩臂，将他手中的那片青瓦抛了出去，在湖中击起又一串长长的水花。

“哇！”小香蒲情不自禁地惊叹道，“一，二，三……这次有九个呢！”

等她数完那串水花，转身向岸上的人报数时，她才发现叔叔和陆波已走远了。

小香蒲踮着脚望着他们的背影，可岸边的花草太密了，挡住了她的视线。风传送着花香，也送来了叔叔这么一串



话语：“陆波，你十九岁了吧？看来，你还童心未泯哪！这样也好，这样容易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听叔叔这么说，小香蒲就想：“这个童心未泯的‘陆大水漂’，开学都一个月了才来学校，学校会安排他教哪个班级呢？”

因为光顾着想这个问题了，小香蒲再也没心思去怜惜水中的桃花倒影，所以，她默默地把手中的衣服浸入湖中，机械地汰洗起来……

小半个时辰后，她总算把篮子中的一件紫红绉纱旗袍、一套蓝裳黑裙的学生装、一套灰色卡其中山装还有几条毛巾几件小内衣清洗好了。正当她提起篮子，扭过身子，准备拾级上岸时，从那树红花灼灼的碧桃树下，却蓦然钻出一个白净小巧的妇人来。

“香香，还以为你掉湖里去喂鱼了呢！几件衣服，怎么洗这么久啊？死丫头，你都十四岁啦，别人都要出嫁去当娘了，你玩心却还这么重，真真愁死我啦！”妇人一见小香蒲，就开口嗔怪道。

可是，妇人的声音，落到地上、水上，落到小香蒲的耳中，却是那么轻柔、香软，仿佛一片桃花落瓣，不仅没在小香蒲心上起到什么警示作用，反而把小香蒲惹笑了：“死姆妈，我这不都洗完了吗？你那么急乎乎赶来做什么？这辈子，反正我也不嫁人，我要永远陪着你，你愁什么呀？”

小香蒲说着，急急地冲上台阶，把衣篮子往姆妈怀里一塞，轻轻一跳，伸手在碧桃树上摘下一朵粉嫩嫩的大花儿，飞快往她姆妈鬓边一插，跑远了几步，打量着她姆妈说：“我看呀，你还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这个春天，你自己好准备出嫁啦，我看，就嫁给……就嫁给我那个傻叔叔得啦。”

“秦香蒲，难道连你也当你爹死了吗？”突然，姆妈恼怒得跳了起来，她一把扯下鬓角的桃花，冲女儿狠狠瞪了一眼，把衣篮子往小香蒲脚边使劲一掼，气冲冲地走了。那急促扭动的腰肢，就像被风吹乱的一树垂柳，在岸边一阵轻扬，一忽儿就飘进那个青藤掩映的古老的城门洞，不见了。

“唉……”本来一团欢喜的小香蒲，这时，只觉得心头陡然压上了一块厚厚的城墙砖，不管她怎么懊恼地甩手、顿足、叹气，可是，心上的重坠，却好像永远也甩不脱了。

于是，她深深地垂下脑袋，拽起衣篮，脚步一颤一颤地钻过老城门，向不远处的小山走去。

她的家，就在那城中之山——福山的西坳中。

可是，走着走着，小香蒲却偏了方向，不知不觉，向北拐去了。越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穿过一条石板儿咕咚咕咚直嘟囔的大巷子，来到了一座高高的钟楼底下。

这钟楼，在信安城北已矗立了近千年，楼上有一口重



达五千多斤的古钟，专门有人看守着。每天清晨五点，守钟人就会拿起那根跟他差不多高大的朱红色大钟锤，当当地敲起钟来，将钟敲醒，将城震醒。

不过，当城里那五六万百姓真正醒来之后，钟就戾然无声了，仿佛它刚刚经历的那阵剧烈震颤，只是翻了个身而已，一翻完身子，它又马上睡着了。

此刻，是上午十点。当小香蒲挎着衣篮子默默来到钟楼底时，楼上的大钟，早就安静得连呼吸声也听不见了。不过，钟楼之下，却热闹非凡。

这里，是四条大巷子的交汇口，更是一个典型的商品集散地。农民的蔬菜、水果，各种小吃摊所卖的吃食，各色小商贩所卖的针头线脑、瓷碗铜壶、茶叶茶盒，还有绣娘们准备出售的绣品，织女们摆出的布匹，木匠、箍桶匠、篾匠们所做的各种小家具，甚至连金匠银匠们打磨出的金簪银镯等首饰，这里都能看到。所以，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吵得像一锅沸粥。

小香蒲随人流的旋涡茫然地往北转去。

就在她即将跨出钟楼底的那一霎，她居然看到了姆妈的背影——姆妈正微侧着身子，贴在钟楼北面墙根的大青石上，静静地望着不远处一间名叫“古文观止”的旧书店发呆……

哦，一看到姆妈那恍惚迷离的神情，小香蒲的泪水顿

时夺眶而出。

要知道，那间旧书店，以前本是爹爹开的呀！可是，爹爹都失踪四年多了，这里，当然早换主人了。爹爹失踪的头两年，姆妈还坚持保留着这间书店，后来，叔叔见姆妈一来这店里，眼睛总要哭得红红的，便擅自做主，将它盘给别人去经营了……

没想到，直到今天，姆妈对这家旧书店，还没有真正地放下。

“唉，姆妈，你好可怜！”小香蒲默默流着泪，默默同情着妈妈，却不知道，其实她也是一个被思念深深折磨着的可怜的孩子。

不然，无缘无故的，她也不会像姆妈一样游魂似的飘到钟楼底来了。

虽然很多人猜测说爹爹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已被特务悄悄带走枪毙了，因为那年跟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城里另外三个进步青年，但是，姆妈始终不信这一点。

“他纯粹是个书呆子，一旦钻进古书堆，他连饭也会忘了吃，连觉也会忘了睡，他怎么可能去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呢？”姆妈深信自己是理解老公的，所以她根本不信他会是所谓的“赤色分子”，更不信他被特务机关抓走了，已被枪毙了，“也许他只是一时花心，被哪个狐狸精勾走了，一旦他醒悟了，就会马上回来的。”她常常跟小香蒲这么念叨。



“可是，我倒情愿爹爹是个有胆量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赤色分子’，而不是那种轻骨头的花心大萝卜！”有一次，小香蒲对姆妈和盘托出了内心的想法。没想到，姆妈竟随手甩给她一个耳光：“香香，难道连你也希望爹爹遭那样的大罪吗？听说被军统带走的共产党，可是要坐老虎凳、喝辣椒水、受烙铁烫的呀！我宁愿你爹爹跟狐狸精过一辈子，生一大堆小孩，永远不要回来，也不愿他受一点点那样的刑罚！”

瞧，这就是姆妈，一个心儿比豆腐还软的家庭妇女。其实，她小时候也是读过书的，当年，还是叔叔的同桌呢。姆妈虽然比叔叔大了两岁，可模样小巧秀丽，清新犹如海棠。爹爹正是有次去叔叔班里参加家长会，才认识姆妈，迷上姆妈，并一次次去外公家提亲的。为了凑齐外公开出的大聘礼，爹爹还不惜卖了乡下的几亩良田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抱得美人归的爹爹，一个整天只爱钻在古书堆里闻书香做书虫的爹爹，难道真会轻易被狐狸精似的女人迷了心窍并且扔下家业一走了之吗？

已经整整四年了，爹爹还没有回来。迷倒爹爹的，到底是别人议论纷纷的那种赤色理想，还是姆妈死死认定的“狐狸精”啊？

此时此刻，当小香蒲泪眼蒙眬地望着贴在钟楼墙根上消瘦苍白犹如一支芦花似的姆妈，竟忽然发现，那个日日

夜夜在她心里漂浮着的爹爹，面目居然已经变得模糊一片。

天呀，她竟记不清楚爹爹真实的样子了。

这多可怕呀！她连最亲爱的爹爹的样子都快忘记啦！

这个发现，慌得小香蒲在人流汹涌的钟楼底踉踉跄跄地后退着，等退到钟楼西巷口时，她撒腿向西狂奔起来。她手里还紧紧抓着那篮湿衣服呢！她跑动的时候，那衣篮子，就像个圆圆的腰鼓，在不断敲击着她那细细的腰肢，嗒嗒嗒嗒，一路上，敲出了一串好不惶急的歌谣……



二 樟树落叶

“叔叔，叔叔！”当小香蒲一头扎进尚学街的信安中学时，叔叔和教导主任万宝典正带着陆波在校园西北角的那棵大樟树下转悠。

这几乎是信安中学的老传统了，每到新学期开学，每有新教员来到，校领导都会带学生和教员去那里站一站、看一看，不是为了欣赏那棵据说还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手植的大樟树，而是为了祭奠第一任校长方信之。这个中学是方校长一手创办的，他为这个学校耗尽了心血，临死他还嘱咐长子将他的遗体火化后，将骨灰埋在学校里的这棵老樟树下，希望能永远守着他心爱的学校和学生。他的长子遵从了父亲的遗愿，如今，老校长已经在这老樟树下躺了二十多年，所以，这棵老樟树，是学校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既令人肃然起敬，也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害怕。

平时，小香蒲是绝不轻易来这树下玩耍的，她就是那

些对这棵老樟树敬而远之的学生之一。

但今天，她跑进学校后，径直就朝这棵老樟树跑了过去。

她的猜测一点没错，她的校长叔叔果然正在这树下对新教员陆波进行爱校主义教育呢。

但此刻，小香蒲根本顾不得这种教育的严肃性了。她一反平时那柔顺朴讷的性格，急切地蹿过去一把抓住秦校长的袖子大叫：“叔叔！叔叔！”

叔叔被小香蒲那副失心疯似的样子吓了一跳，脸色骤然大变：“香香，香香，你姆妈怎么啦？生病了吗？”

叔叔总是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个惦记的人，总是他的嫂子。

“没事，我姆妈她没事。是我，我好像记不清爹爹的长相了，我感到很对不起爹爹呀！我害怕，我终有一天会完全忘了他……”

小香蒲紧拽着叔叔的衣襟，说着说着，泪水不知不觉就把脸蛋画花了。

叔叔蹲下来，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心疼无比地用手指抹了抹她的眼泪。

而他的眼睛也不自觉地被泪包住了。

望着叔叔的那双泪眼，小香蒲突然清晰地记起了爹爹的样子，因为爹爹在失踪前一天的晚上，也曾这样含泪凝望过她的。



现在，她已经清晰地想起来了，那天，她都上床了，正倚在床头柜上翻一本丰子恺先生的图画书，爹爹突然来到她的小房间，然后趴在她床边，也是这么静静地凝望着她的，再后来，爹爹眼中慢慢爬满了晶亮的泪花。

当时，她还以为是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把爹爹感动了呢。

可现在，她突然明白了，爹爹在失踪前其实是明白自己即将面临的遭遇的，所以爹爹那天晚上哭了。

爹爹，其实是哭着和她无声告别过的啊！

她怎么直到四年之后在看到叔叔的这双泪眼时，才明白这个道理呢？

哦，她以前一直觉得肤色黝黑、面容清癯、个子瘦高的叔叔，和中等个子、国字脸儿、白净书生模样的爹爹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可是，今天，她却通过叔叔的这双泪眼，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爹爹的模样。

从此，只要有叔叔在，她肯定是再也不会忘记爹爹的模样了。

想到这里，小香蒲感到一丝安慰，同时，心头也滚过一阵刀剜似的痛。她不由得扔掉衣篮子，用双手紧搂着叔叔的脖子大哭起来：“叔叔，叔叔，我多么想念爹爹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其实跟你一样想他啊！”叔叔也抽泣起来了，哪里还有一点大校长的威严。

教导主任万宝典在一旁尴尬得直咳嗽。

可陆波却大踏步走了过来，一件一件从泥地上捡起那些滚脏了的湿衣服，小心地将它们放回篮子后，又伸手紧紧地握住了叔叔和小香蒲的手。

这是那么情真意切的安慰啊！虽然他刚来，还压根儿没弄明白小香蒲的爹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香蒲只觉得从陆波手心传过来一阵刻骨铭心的暖，几乎把她的心都融化了，但她没敢扭头看他，而是抬头默默地看了一眼那棵一千多岁的老樟树。

初春，正是樟树落叶的季节。

当小香蒲抬头凝望着那棵老樟树的时候，有阵风正好从此处路过，一不小心碰到了那些樟树枝丫，顿时，成百成千的樟叶一起轻悠悠地从树上跳了下来，就像有成百成千只小小的黄雀儿一起从空中飞向了地面，扑进了小香蒲的心坎，一时间，小香蒲感觉自己都快被这些小黄雀的翅膀抬起来，扔到空中去了……

顺着小香蒲的视线，陆波也抬起头来凝望着翩飞的樟叶，并情不自禁地喊道：“呀，碧云天，黄叶地，只道这是典型的秋景，没想到，我却在初春时节遇到了这一幕，简直太奇妙啦！”

陆波言语里的兴奋之情，感染了叔叔，叔叔站起来，一把抹去眼角的泪花说：“别看春天里有万千的繁花，可是，生机最丰沛的、最能打动人的，还数这樟树啊！它一